

从张艺谋电影看其西部情结的成因

沈良杰, 柳霞

(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张艺谋作为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他在国内和国际影坛上都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导演。西部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在多部影片中充分地表现了浓浓的西部情结。

【关键词】张艺谋;西部情结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4-0067-02

作为中国大陆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张艺谋,他在国内和国际影坛上都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导演。他出生在西安,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西部人。西部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深远的,他驾驭西部这片广阔的天地是游刃有余的,所以他总是选择西部作为他的舞台尽情表演。他用当代意识去参与解析西部,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不一样的西部。他将自己的出生地搬上了荧屏,他坦言,对自己熟悉的东西更能驾驭,更能准确把握,进而在电影作品里倾注了自己真实的情感和热情,力图客观地表现中国社会和中国百姓的生活和情感,表达人类共有的对美好事物美好生活的追求。从张艺谋多年以来的作品——《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菊豆》、《英雄》、《活着》等来看,都以西部雄奇、瑰丽而又古朴、厚重甚至恶劣的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去阐释主题。他用自己的摄像机行走在西部这片广阔的天地中,去体验、感悟、反思和审视西部。就其热衷于表达西部原因,笔者试从以下几方面来具体分析。

一 西部拥有独特的地域特色

张艺谋是摄影师出身,讲究色彩、光线、构图、画面的新意,追求视觉的冲击力度和影片的审美造型。而西部是中国以至亚洲的山之巅、河之源。它山势险峻,幅员辽阔,人烟稀少、资源丰富。黄土高原的广袤深沉、秦岭山脉的崎岖壮美、大漠莽原的辽阔无垠、北方院落的威严阴冷、勃勃生机的高粱地等等,这些鲜明的地域特色,都为张艺谋导演提供了广阔的发挥空间。在《红高粱》中,黄土地虽阔大但贫瘠,而张艺谋用鲜艳肥硕的红高粱去遮盖、燃烧了它的贫瘠,成片的红高粱在太阳的照耀下随风摇摆,生机和活力跃然于银屏之上,呈现出黄土地别样的风情。《英雄》这部影片集中表达了作者对西部美的理解,侠客们在漫天飞舞的胡杨林树叶中跃马驰骋,九寨沟的空灵秀色,水气共氤氲,视图的

绝美构造与搭配,使得西部景观在该影片中高度集中的得以呈现。在《秋菊打官司》中那火红的辣椒在灰色土墙上成串地挂着,显得格外耀眼,此时辣椒所象征的火辣、倔强、坚强与菊豆不屈不挠、坚韧的性格融合得十分完美。

二 西部有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

张艺谋的电影之所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我国西部民族奇观和民族风情的展现,使观众在心灵深处重温了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层记忆。西部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多种文化的结合部,伊斯兰教、喇嘛教和儒道相互融合,同时也是汉文化和吐蕃文化、回纥文化、蒙古文化的结合部。西部人的生活、文化、价值观念在深厚的历史积淀中受到深刻的影响,形成了绚丽多彩的民族风情。张艺谋在拍摄时不遗余力地体现和展示了西部的民族风情、民族奇观。如《红高粱》里的“颠轿”、“祭酒”、《秋菊打官司》中的关中城镇年俗、《活着》中的陕西皮影戏、《菊豆》中的“拦棺”等等。无论这些民俗是否真实存在,笔者认为他们都是对我国久远历史文化的一种当下重塑与艺术演绎,只是这种重塑与演绎在表现形式上有真实和虚饰之分而已。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影视民俗“不是为了记录民俗,而是借助影视媒介对民俗进行拆卸和重构,从而创造超越时空的想象民俗”^①。因此,真或伪的民族奇观、民族风情都可以看作是电影艺术家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积淀形式在当下的影像想象与个性化表达,这不仅使张艺谋的电影具有了民族文化的外部影像表征,而且使人物内心所蕴含的生命冲动、原始欲望以及压抑与抗争的对立等情绪有了一种直观的表达路径。比如《菊豆》中的“拦棺”,极具讽刺意味,它披着孝道的外衣,却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可笑以及村民们的愚昧与落后。《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点灯、灭灯、点长明灯、封灯,捶脚,这些程序化的仪式极大地扼杀了人性,是对女性的残酷摧

收稿日期:2011-10-20

作者简介:沈良杰(1968—),女,四川凉山人,教授,研究方向:彝汉双语语言文学研究。

残。这种表达方式成为当代电影观众所乐于接受的影像视觉奇观,同时,这种民族风情的独特性和民俗意识的奇观性,满足了西方观众对东方电影好奇的文化窥视欲和神秘感,为张艺谋的电影走向世界赢得国际声誉铺设了一条成功之路。

三 西部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价值

西部是我国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具有古老辉煌的历史文明、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从丝绸之路到飞天壁画,从《诗经·秦风》到盛唐之音,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泉和宝库,至今放射着灿烂的光芒。《英雄》中呈现了辽阔无垠的沙漠、荒原,从古至今,沙漠、荒原等意象代表着潜在的英雄情结和原始英雄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普遍的文化心态。无名、残剑都心怀天下,为了天下百姓免受战乱之苦,前者放弃了个人恩怨,最后壮烈牺牲在秦军的乱箭之下,而后者也毅然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放弃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感情。此时此刻,他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英雄气概与沙漠、荒原所象征的英雄情结、英雄精神不谋而合了。当广袤深沉的黄土高原、崎岖壮美的秦岭山脉、辽阔无垠的大漠莽原等等在镜头中用它特有的形象和风姿展现在观众面前时,彰显出其原生态的朴实与醇厚,让人在审美愉悦之中回味无穷。

四 西部具有极浓的悲剧意蕴

西部的大漠、荒原、高山、戈壁作为生存环境是艰苦的,环境的恶劣使得西部人时刻处于与大自然的搏斗之中,而在这个搏斗的过程中,西部人以其坚韧的气质,沉淀了他们凝重的忧患意识与悲壮之气。另一方面,西部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常和日落意向联系在一起而衍生出失落与孤独的心理氛围。这些都赋予了无限而又深厚的悲剧意蕴。《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英雄》无不充满着浓厚的悲剧色彩。著名影评人李尔威

曾评论《活着》是一部大悲剧,影片前面一段中的赌博、败家、被抓丁、被俘,以及最后福贵的两个孩子死去,反映出了人生的世事无常,悲是整部影片的基调。但是福贵和家珍在经历了种种风风雨雨后,默默承受着这一切,仍然顽强地生存着。在《菊豆》中,菊豆生活在窒息的环境里,敢和侄子相爱,还生下了杨天白,也算是对自己的感情做了一种反抗。杨金山(菊豆的丈夫,杨天白的叔叔)对菊豆和杨天白的压制和惩罚却是无限的:不仅在生前一次次设法置他俩于死地,而且在死后仍通过族规对他们形成无形而无所不在的压制,从而彻底击碎两人的幻想。在那个压抑人性的年代,杨天青与菊豆是注定不能在一起的。影片最后杨天青却是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打死在大染池里,菊豆也伤心欲绝,在染房里点火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悲从始至终贯穿着整部影片。他们的悲剧不是一个人的悲剧,也不是一代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再看《大红灯笼高高挂》,在阴森幽寂的陈家大院,二太太卓云、三太太梅珊、四太太颂莲以及丫环雁儿,为争夺陈老爷宠幸的权利——获得“点灯”的资格,展开你死我活的拼争。算计、争宠是她们生活的全部,嫉妒、阴险毒辣、诡计多端充斥着整个陈家大院。在这场你死我活的争宠中没有一个胜利者,雁儿、梅珊相继死去,颂莲也变得疯疯颠颠。而随着五姨太的进门,预示着新一轮的封建大家庭的悲剧即将上演。总之,这些影片都有个共同的基调——悲,这与西部所散发的寒冷、黑暗、孤独、无望、远僻等气质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不论从张艺谋个人的角度或西部所特有的地域、文化、民族风情还是他的创作动机和风格,都让他选择了西部,并不遗余力地将自己的摄像机对准西部,拍摄西部,反映西部,为观众呈献了一部又一部优秀经典的西部题材影片。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张举文.迈向民俗学的影视与民俗学的研究[J].民俗研究,2007,1.

Genetic Analysis on Zhang Yimou's Western Complex from His Films

SHEN Liang-jie, LIU Xia

(Xichang College, Xichang, Sichuan 615013)

Abstract: As one of the leading directors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in China, Zhang Yimou has the most influential power in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film circles.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ethos of the west land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him. Thus he has shown salient western complex thoroughly in many films.

Key words: Zhang Yimou; Western Complex

(责任编辑:胡金频)